# 紫玉箫 [长篇]

紫玉箫第一章

对于要游览观光的人来说，杨州可以说使人间的天堂了，特别是瘦西湖，景色怡人，比之杭州的西湖，更有一

番风味。

这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用阳光明媚这个词来形容可以算得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可是杨州再好，再富得流油，也不免有些穷得两眼发直，饿得眼冒金星得叫化子。

按理说，乞丐嘛，就得好好找个角落，捧个破碗，求爷爷告奶奶，说：「大爷，可怜可怜我吧，给点吃得吧。」

可是，这个乞丐却有些不同。你瞧，他虽然脸上有些泥土，可是脸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偶尔闪几下精光，一看

就是个数得上的角色。特别是手里的一根青竹棒，绿油油的，就好像碧玉雕成似的。

只见他走到一家客店门前，便迈步跨了进去。这时，立刻有一个小二走了上来，点头哈腰道：「许爷，您老来

啦，楼上请，请上坐。」说着，便引那乞丐道靠窗的一张桌子，麻利地擦了几下桌子，问：「您老稍坐，还是老样

子吧？」

乞丐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小二便退了下去。不一会儿，便端上来一壶茶。

那乞丐摆了摆手，小二放下茶，便退了下去。

乞丐倒了一盅茶，刚要送到嘴边，忽然听见一声吓得死人的喊声从楼下传来：「许三观，许三观，有财神上门

了。」接着楼梯便「噔噔噔噔」的响了起来。

一阵响声之后，上来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这人一上来便扫了一下周围，看见了那个乞丐之后，忙堆出笑脸，

问到：「许三观，有一桩好差事，你接不接？」然后便大刺刺的往乞丐对面的椅子上一坐，椅子便一阵「咯吱咯吱」

的响。

那个乞丐轻轻的嘬了一口茶，道：「说。」

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笑眯眯的在许三观的面前伸出了一根指头，道：「一千两。」

「谁？」

满脸横肉的家伙递上了一块竹牌。许三观看了看，一捏，竹牌便成了一把竹丝，接着也伸出了一根手指。

「什么，一万两？」满脸横肉的家伙眼睛瞪的老大。

许三观点了点头。便又端起茶杯喝起茶来，往楼下看了看，说道：「郑屠，这件事不好办呐！」

郑屠愣了一愣道：「我要去和她商量一下。」然后便起身下楼去了。

许三观看着郑屠的身影从楼梯口消失，才转过头来，叹了口气，「麻烦大了。」

再说郑屠离开了茶楼之后，一路狂奔，再钻进了人丛，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片林子里。

这时，忽然一个白影闪过，一个身着白衣的蒙面女子便出现在了眼前。

她说道：「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郑屠喘着气道：「还……还没成，他……他要……一万两。」

那白衣女子双眼闪过一丝精芒，恨恨地道：「只要能把那个无耻的人给杀了，以泄我心头之恨，别说是一万两，

就是十万两，一百万两我也给得出。哼哼……」

这白衣女子为什么偏要杀这个人，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呢？

这事还得从两天前说起。

原来这个女子叫何芸，是镇江首富得千金小姐。本来嘛，富家得千斤，好好的待在闺阁里，弹弹琴、画画画、

看看书、作作诗什么得，好歹也可博个什么才女的好名声。可是何芸偏不，她就喜欢舞枪弄棒。她老爹拗不过她，

于是就去请了个高人来做她的师傅。当然这个高人也是个女子，而且剑法也算过得去。

师傅教得好，徒弟也学得棒。不出一年，何芸就学得算是差不多了。

然后又在家里憋了几年。

在这几年里，她老是寻思着要出去闯荡江湖。逃了几次都没有逃成功。

不过，这次不知道她走了什么狗屎运，被她跑了出来。她出来得时候随手抓了一把银票，出来后，好好得一数，

竟然有几万两之多。

也难怪，不然怎么说是镇江首富呢。

再说两天前，她一个人溜到了杨州。平常她被关在家里，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次出来，可是越看越喜欢，越

看越高兴，因为什么有好多得东西都是自己没有看到过的。

可是偏不巧的是，碰上了一个人。谁？还用说，当然是她要杀的那个人了。

那个人叫陆少游（嘿嘿，也就是我啦！），是杨州城有名的花花大少，而且武功甚是了得，不对，不时他武功

了得，是他身边的那两个保镖武功了得。听别人说，他俩一个一拳打死一只老虎，一个大吼一声，把一头牛给吓傻

了，不是，是吓得七窍流血而死。也别管他俩是否真有这个本事，先听下去再说。

那天，我带着这俩保镖上街，左看看，右看看，想寻些什么新奇的货色，忽然看见对面一白衣女子，顿时我的

芳心就为她所俘虏了。

「死了，死了，我要死了，竟然有这样美的冒泡的女子，真是天要可怜我陆少游，如此良机，怎可错过。」

「啊哈……美女！」我高叫一声，张开双臂向那白衣女子也就是何芸扑了过去。

两个保镖想要阻止，已经为时晚矣

我紧紧的抱住了她，感觉胸前顶着两团非常有弹性的肉，我顿时全身酥麻，「比青楼女子的感觉好多了。」

于是接下去的事可想而知了，「啪」的一声脆响，我魅力十足的脸半边已经肿了起来。

「淫贼！」何芸几时受过这等屈辱，马上拔出宝剑刺了过来。

俩保镖一看不妙，可急了。阿大冲了上去，「砰」的一拳，夹着一股劲风，逼得何芸连退五步。

何芸可是恼羞成怒，挺剑竟向阿大刺去。

阿大也不躲闪，伸出手来，竟去抓剑。

忽听「铮」得一声，一把长剑竟被阿大硬生生拗成了两段。

「哼，总有一天，我会找你算帐的！」何芸抛下半节断剑，恶狠狠地瞪着被阿二扶住了的我一眼，气冲冲的走

了。

「好美啊！连发脾气的样子都这么美，她还用手摸我的脸，我真事幸福死了！」我幸福地摸了摸那舯起来的半

边脸，眼睛直愣愣的盯着何芸远去的方向，良久，良久。

「真美，」我躺在床上，直知地盯着床帐，脑子里总是白衣女子地一颦一笑，还有她发怒时的样子。「我一定

要讨她做老婆，不惜一切代价。」

「听她说，她会来找我。却不知她知不知道我的地址，」我想，「对，得派人去找。」

想到这里，我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直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一个翠绿色的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只听一个娇美如银铃般的声音道：「少爷，老爷吩咐过了，

不准让你出去。」

「惨，」我眉头一皱道，「让开。」便要伸手去推。

可手刚伸到一半便停住了。「鹦咛，你个小丫头竟敢点老子的穴道。」

那个叫做鹦咛的翠衫女子轻声道：「少爷，老爷吩咐了，不让你出去，奴婢是迫不得已，请别见怪。」

「该怎么办。」我的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两圈：「这下可玩完了，在也出不去了。本来还好好的，偏偏碰上这个

小丫头。嗯，硬的不行来软的，施展美男计，嘿嘿嘿，这招我用在小丫头身上可是屡试不爽的哦！」想到这里，立

马行动。

于是，马上调整好脸部表情，双眼含情默默的看着眼前这个挡道的小姑娘，以磁性的极富男性魅力的嗓音柔声

的道：「我的好咛儿，乖，帮少爷解开。」

鹦咛的一双秀眸一接触到我的双眼，马上身子一震，不由自主的走了上前，替我解开了穴道。

我看着眼前的她，清秀的瓜子脸，两条弯弯的细眉下面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巧的鼻子，一点娇艳欲滴的

朱唇，纤细的粉颈，包裹在翠绿色衣衫底下的挺挺的却不是很大的稣胸，盈盈一握的纤腰，掩藏在同样翠绿色的长

裙底下的那跷挺的臀部，纤纤的玉手里紧握着一把长剑，剑鞘上嵌满着金丝花纹，但是却并不使人感到庸俗，花纹

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转折反而给人以一种充满力量的自然的美，给人以一种无法抗拒的气势，整个剑鞘似乎在诉

说「只有我才配用天底下最尊贵的颜色，金色来装扮自己。」单这个剑鞘就表示，这是一把好剑。

宝剑，美女，宝剑使这女子添上了一丝英武之气，同时美女又给这宝剑平添了一丝的妩媚，我看着这奇异的组

合，竟然有点痴了。

「怎么平时就没发觉身边竟然也有个大美女，真是瞎了眼了，瞅瞅这鼻子，这眼睛，和街上看见的那个白衣女

子比起来，竟不逊半分，甚至还多了一分清纯，如此美娇娘，怎可轻易放过。」

我马上走了上去，轻轻地伸手揽住了她地纤腰。

闻着怀中她地处子幽香，我心神一荡，一股热气从丹田涌了上来，想也不想便低下头，吻住了鹦咛地小嘴。好

滑腻啊！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我的舌头灵巧的引诱着鹦咛的丁香小舌，贪婪的吮吸着鹦咛口中的蜜汁。

「呜……嗯……」

鹦咛刚开始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便停止了反抗，一双玉臂已不自觉地缠上了我地脖子。

还生涩地反应着，到后来已经进入了佳境，就这样俩人不知纠缠了多久，直到喘不过气来才停下来。

「少爷」鹦咛羞的满脸通红。

我本来就被她引了一肚子地火气，现在又被那娇柔似水的美态刺激地更加心火上涨，「烦不了了，」我又紧紧

地抱住了她，堵住了她那诱人地小嘴，一双魔手开始不老实地在鹦咛的臀部游弋着，慢慢地右手不老实地游移到了

小丫头的玉腿内侧，隔着裙子慢慢地向上摸去。

「嗯……少爷……不要……那里……」

随着我大手的上移，鹦咛浑身颤抖着轻声求饶。

可是她不知道她的那个语气，更是刺激着我的欲火「嗖嗖嗖」地往上涨。

「不要那里，是吧，好」我让我的右手离开了鹦咛的大腿，回到了她的纤腰，可是左手又不规矩的伸向了她的

胸部，就这么一抓。

「呀……」鹦咛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惊声尖叫，「不要……那里……少爷……」

鹦咛吃力的乞求着，不过我没有理会，隔着衣服继续玩弄着她的一双玉乳。

「正好握住诶。」我不得不惊叹于鹦咛女体的奇妙，在她的耳边轻声说道。

「不要……好羞人……」

鹦咛继续着她那不可能实现的乞求。

我一边亲着她的小嘴，一边玩着她的乳房，揉、搓、捏、挤、拉、按……无所不用其极。

「啊……嗯……」鹦咛已经放弃了乞求，身体完完全全瘫倒在我的怀里。

我的手停止了在她胸部的动作，又移到了她的大腿内侧。

「哦……」鹦咛想不到我的手刚离开她的重要部位，去又来到了她的更重要部位，怀着羞涩的心情，她拼命的

夹住了双腿，妄图阻止我手的进展。

可惜，人是活的，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

「嘿嘿……」我在鹦咛的耳边一阵淫笑，舌头添了一下她的耳垂。

「啊……」鹦咛又是一阵抽搐。

「我的好咛儿，你这样夹着，是不是不想让少爷的手拿开啊！」

「不，」鹦咛听了，羞愧地把头埋进了我地胸口，以细的几乎不可闻的声音道，「说好了，我放开，少爷你要

拿开的哦！不许耍赖！」

「一言为定！」我嘿嘿的笑着保证。

鹦咛慢慢地松开了双腿。

就在她松开地同时，我的手毫无预警的触摸到了鹦咛那神圣的处女地。

「呀……」鹦咛一声尖叫，她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

我明显感觉到一股温热地液体喷到来往我的手上，「小丫头真是好敏感啊，这么快旧高潮了，好货色。」

「少爷……你……耍赖……骗人……」小丫头带着哭腔抗议着。

可惜我没有理会，我的手指又不失时机地在她的大腿根部，隔着那已经被小丫头的淫水濡湿了的裙子抠挖着，

仿佛一个矿工不知疲倦地挖着金矿一般。

「嗯……唔……」鹦咛不堪忍受地扭动着腰肢，跨下已经越来越湿了，看来这小丫头已经动了春心了。

大色狼要出手了，呵呵。

我的双手不停地挑抖着鹦咛地身体，不停地吻着她地额头，脸颊，嘴唇，脖子，最后停留在了她的耳边。

小丫头大口的喘息着，我能感觉到她的心正在「砰砰」的快速跳动着。

我在她的耳边吹了口热气，柔声道：「我的好咛儿，今天就让少爷吃了你吧！」

说完，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攻击。

小丫头听完我的话，只是「嗯」了一声，便不在说话，只是双臂拼命地缠着我地脖子，热情地回应着我地吻。

这小丫头，以前只是被我抱抱旧已经魂不守舍了，现在这个样子到是没见过，真是有趣。

闻着她的处子幽香，以及如兰似麝的吐息，我再也忍不住了。

拦腰一把抱起鹦咛，走向了床边。

我把鹦咛放在了榻上，小丫头半闭着眼睛，一张俏脸带着诱人的红晕，跷挺的胸脯快速的起伏着，此时的裙子

已经湿了一大片了。

「好一个美人。」我心里暗赞一声，扑了上去。

我紧紧地压着鹦咛，一边吻着，一边撕扯着她的衣服，小丫头软软地瘫在那边任我轻薄，一会儿，她就已经被

我剥得只剩下一件红色的肚兜，上面绣着鸳鸯戏水图，我的手指在那两只鸳鸯上划来划去。

然后我说了句极煞风景的话，「咛儿，这两只鸭子，一只是我的好咛儿，一只是少爷。」

「噗嗤……」小丫头忍不住笑了出来，张开了眼睛。

可是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现在尴尬的处境，羞的满脸通红，刚张开的眼睛马上又闭上了。

「好你个丫头，胆敢嘲笑本少爷，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老脸一红，恼羞成怒道，接着一把把她那件使我出丑

的肚兜扯了下去。

「哦！」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出现在我眼前的使一个多么美妙的胴体，冰肌玉肤，两团小巧而精致的隆起，上

面粉红色的新剥鸡头肉，粉红色的乳晕，看上去好好吃哦，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不行了，我一口凑上去，大力

的吮吸起来。

「嗯……少爷……饶了我吧！」鹦咛用甜美的声音求饶着。

可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我还会放过吗？

我用牙齿撕咬着她的乳头，当然不会太大力，咛儿这种小可爱我怎么可能忍心糟蹋呢。我只是用牙齿轻轻地磨

擦着，用舌头添弄着她地乳头，接着舔到了乳房上，然后舔到了外面。

「哦……少爷……嗯……」

看到鹦咛如此的享受我的爱抚，我兴奋不已，更加卖力的舔着，我顺路向下，一路舔吮到了小腹，一边吻着，

一边含糊不清的说：「我的好咛儿……身子好香好甜哦……少爷要舔遍我好咛儿的全身。」

「嗯……」鹦咛似乎听清了我的话，但只是哼了哼作为回应。

最后，我来到了鹦咛的处女地。

鹦咛似乎感到了危险，她的身体不安地扭动着，并且想拼命地夹起双腿，可惜似乎已经力不从心了。

我望向了鹦咛的三角地带，这一看不得了，鹦咛，竟然，没有，阴毛。

「哈哈……我的咛儿，你还是个小孩子啊，哈哈……」我调笑着小丫头。

「什么呀！」鹦咛反驳道，「咛儿过二十了，已经及笈了，已经是大人了，倒是少爷，还没到十九岁生日，没

有加冠，才是个笑孩子。」说完又「咯咯咯」的娇笑起来。紧接着又突然意识到她现在正一丝不挂的躺在我的床上。

红云马上爬上两颊。

我没有和她计较，伸手轻轻触碰着含苞的花蕊。

「啊。」鹦咛又尖叫了一声。

「可是这里，光光的哦！」我一边抚摸着她的阴部，一边调笑道，「像还没发育的女人。」

那里的感觉真的很好，花蕾粉红色的，软软的，嫩嫩的，却很有弹性，而且那里带着晶晶亮的蜜液，真的使我

忍不住就想也去舔舔，再咬上一口。

「嗯。」鹦咛扭动着双腿，好像怕我的手推进去，可是这样的动作却使我的手更加深入。那里有微微突出的肉

粒，我的手指在那里似接触非接触地轻揉着。

「不要呀……不要……」声音里含着羞涩，鹦咛更加夹紧双腿扭动，可是同时却不忘反驳我地话。

「听……夫人……说，这……叫……白虎，天生……就……没……有……的，女人……里万……中难……寻…

…其……一……」鹦咛羞涩地涨红了脸指出我地无知，「夫……人说，谁……娶到……了这样……的……女人……

是一……辈……子……的福……气……」

「真的吗？」听了鹦咛的话，我顿时心动不已，「我的好咛儿，少爷要你。」

「少爷要好好品尝品尝。」我说完便低下了头，伸出舌头往裂缝里舔去。

「唉呀……不……」鹦咛发出尖叫声。

「少爷不要……」鹦咛拼命扭动着腰肢，摆动着臀部，想要摆脱我的舌头，「那里……好脏……」

「只要是咛儿的东西，什么都不脏。」我用双手压住鹦咛想要逃开的屁股，更仔细地运用舌头，在敏感地肉芽

上拨弄，舔过花瓣又轻轻地进入了中心。

「啊……饶了我吧……」鹦咛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强烈刺激，拼命的扭动全身。本来拼命想躲避的她，大概对

温柔的舔法有了感应，只剩下急促的呼吸。

说实话，我的舌技不是很绝妙。虽然我和狐朋狗友们经常去那些青楼吃花酒，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上过，因为我

有个严厉地老爸，如果被他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所以每当他们点小姐的时候，我总是在旁边看他们乱来，有的

时候甚至看着他们乱交。

弄的朋友都说我是阳痿，或是有贼心没贼胆。

我也懒的去辩解，或许是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心态，久而久之我就形成了一个想法，「我是高贵的

大少爷，我岂能和这种人尽可夫的女子做那种事。」

所以，我虽然经常出入青楼楚馆，但是我到现在还只是个初男，不过这样倒弄得我在青楼的名气急剧上升，几

乎每个妓女都以得到我的初次为最终目标，每当我去的时候，就有一大帮莺莺燕燕一哄而上，甚至连怡红院的头牌

名妓，卖艺不卖身的月如姑娘都发出话来「只要陆少游替我开苞，我就算卖身为奴也没有关系。」

可见，我在青楼的历史地位是何其的高啊。

不过，我现在，青楼是不敢去了，不然我这个童子鸡还不被她们吃掉。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我虽然没有经验，可是，看也看得千百回了。不过这样已经使鹦咛很兴

奋了，我真可谓是天才的人。把花瓣含入口中，轻轻吸吮，在微开启的中心轻轻剌入。

本来对处女是过分刺激的爱抚，但经过我的舌头就变成温柔的前戏。

鹦咛的头脑已混乱，现在连什么情形已分不清楚。男人送来的刺激感，觉得无比的甜美。

不久后，我的舌头瞄准溢出蜜汁部分的下方，那就是会阴。

在这里像轻轻发痒似地舔过去时，鹦咛的下体猛然跳动，然后更向下面的紧紧收缩的部分舔过去。

「啊……」异常的刺激感使鹦咛忍不住抬起屁股。在屁股用力缩紧想逃避。

「不能在那个地方……」可爱的菊花蕾受到舌尖的骚扰，鹦咛用力拱起了身子，发出阵阵的尖叫声。

淫水噗嗤一声喷了出来，然后沽沽的流着，比上次的还要多。

我停止动作「你再叫，可能就把外面的那些人叫进来的哦。」接着肆意的舔吻。

鹦咛听到我这样说，急忙捂住自己的嘴，变成低低「呜呜」声，听起来像偷情一样，更让人刺激。

鹦咛的屁股扭动越来越大，终于……猛的逃离我的掌握。

「少爷，求求你，别在逗我了好吗？」低声的恳求，「少爷，给我。」鹦咛快要哭出来了。

「给你什么？」我明知故问。

「给我……少爷的……那个……」

「什么？」我装作没听清楚。

「少爷……给我……」忽然，鹦咛一把抓住了我早已亢奋的坚挺，「给我……少爷……这个……」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鹦咛压在身下，亲吻着她的小嘴，我终于让自己的器官进入那小小而紧窄的地方，我刚

进去一小部分，她已经出现痛苦神情。

「咛儿，是不是很痛！」

鹦咛含着泪珠说：「哦！是有一点疼，不过咛儿喜欢！」

我慢慢推进，她死命地搂着我，上唇紧紧咬着下唇，「啊！」伴随着鹦咛的一声痛叫，我的分身终于完全进去

了。

鹦咛的眼泪扑漱漱的流了下来。

「是不是弄痛你了？」我吻干了鹦咛的眼泪问。

「不是，咛儿好高兴，少爷终于要咛儿了，咛儿终于真正是少爷的人了，咛儿好高兴。」鹦咛流着眼泪，紧紧

地抱住了我。

「乖，我的好咛儿，少爷永远要咛儿留在少爷的身边。」我有点感到。

不知过了多久，鹦咛的表情也开始舒缓，肉紧的态度也慢慢放松，但是仍然紧紧的裹着我的小弟弟。

我看着她媚眼如丝，小小梨涡，俏得令任何男人也不能抗拒。

我开始抽动，狭窄的通道促使我膨胀得更快，她也扭动着身体向我退避。

「啊！」她痛苦而呻吟，使我完全陷入兴奋状态，抽动也越来越快，她的呻吟刺激得我很厉害。

「呜……好痛啊……！」

「呀……好咛儿，你下面真紧啊！插得我真爽……不……不……！」

我膨胀得很快，龟头在幼嫩的阴道壁上猛烈的磨擦着，使我快感连连不断，我那会理会眼前鹦咛的哭叫，用更

激烈的动作抽插

「不……呀……我要射了……好咛儿……呀……！」

我尽量把我整根阳具全部插入，龟头感到重重的压迫鹦咛小小的子宫口，滚烫的精液滚滚射出，一阵抽搐后，

我把精液全部射进了鹦咛的阴道里。

因为鹦咛给予我的刺激是前所未有的。我倒了下来，伏在她的酥胸上，我的分身仍然停留在了鹦咛的体内。

鹦咛满脸春意，无限满足地娇喘着，我吻向她的香唇，她热烈地回应着。

两个人就这样缠绵地拥抱温存，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